讀書筆記

蜩笑偶言

松窗寤言

經世要談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讀書筆記

祝允明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寶顏堂祕笈及學海類編
皆收有此書兩本同寶顏
在先故據以排印

讀書筆記

吳郡祝允明枝山著

歲乙巳，允明居憂，弗能肆力讀書，於事物之理，偶有所見，隨筆箋記，伺就有道而正焉。

學貴有常，又貴日新，日新若異於有常，然有常日新之本也。

虎狼存父子之仁，蜂蟻有君臣之義，蟲蓋有時而人也，今人仁不如虎狼，而虐如之，義不如蜂蟻，而鞋如之，是人亦有時而蟲矣，然蟲之人也，進也，人之蟲也，退也，人之不如蟲也，哀夫。

造化無全功，人類無全才，雨露以生之，雪霜以固之，日月以照臨之，雷霆風氣以鼓舞而調暢之，彼固各有功焉耳，使求生於霜雪，求固於雨露，求鼓舞於日月，求照臨於雷霆風氣，得乎，雖謂之廢物可也，人之才有鉅者，有細者，有高明者，有沈潛者，有寬然而廓以紓，摯然而斂以密者，必欲其令而不頗，天下之人皆廢矣，聖人者知其然，故因其才而成就之，斯天地之功也已，於戲，甚哉聖人之似天地也。

見子而欲其孝，不思吾父之欲吾孝乎，臨下而猛，不思吾上之不欲其猛乎，觸類而爲是思，其過也必寡矣。

雞司晨，犬儆夜，彼固全其信義之性也，若猶未足貴也，使雞處無人之地，犬遭箠朴之苦，若可改矣，而不改焉，斯尤賦性之堅貞，可貴也，爲人而失其性，不失而或改焉者，視雞犬爲何如。

詐人信。敖人孫。非其性然也。醜其稱而矯焉爾。然苟欲詐敖。亦何稱之足醜。閒官清。醜女貞。非其情然也。勢有違而安焉爾。然苟欲汚淫。又何勢之能違。故君子之於人。取其信。取其孫。取其清。取其貞。它無計焉爾。

人之言也。其猶鐘乎。大扣則大應。微扣則微應。如不扣而應。扣而不應也者。人必怪之。視聽持行。耳目四肢。自然之功也。聰明運動耳目四肢。自然之效也。人惟其自然也。是以功不亂而效自著。至於心乃不任其自然而擾之。欲其虛靈而功效之得也。難矣。

君子之治心也。猶權之稱物也。過則損之。不及則克之。斯平矣。然權之取平以人。而心取平。卽以心耳。不外之重。不內之輕。斯吾心之權乎。

食物各有性。熱者不炙手。而寒者不墮指也。至於人食之。則温寒附於中。而證於外。不少爽焉。是知果行。不必爲食誓。而至信無假於言說。

齊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莊光見光武。臥不起。及共臥也。以足加光武之腹。二子者高則高矣。然君臣之禮可廢乎。就使在朋友。且不可若是也。蓋高而無禮者歟。以是爲訓。吾恐無禮於君者。有以藉口也。

魏子聲。遇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爲禮。曰貧賤者驕人耳。夫其不禮亦可矣。而必曰驕。驕果可有者乎。此戰國之所謂賢者也。

原思貧而子貢病之。病之者非也。而思何必諄諄然辯之乎。孔子謂其克伐之難有以夫。

郭巨殺子。不孝也。鄧攸絕類。不弟也。陳仲子之廉。非廉也。逆也。宗魯之義。非義也。黨也。葉公之黨之直。非直也。悖也。尾生信矣。而信非其所信也。倉梧丙讓矣。而讓非其所讓也。

善觀人者觀己。善觀己者觀心。

彩色所以養目。亦所以病目。聲音所以養耳。亦所以病耳。耳目之視聽。所以養心。亦所以病心。中則養。過則病。

攫金於市。見金而不見人。逐獸者趨。知獸而不知險。況重於金獸者乎。

犬見人衣貌之不揚則吠之。稍整則亦稍戢。蓋彼惟知外美之可貴也。人之知宜辯於犬矣。乃亦唯富貴之敬。貧賤之忽。而不計其賢否何如。是眞犬耳。

人之履憂患者。大較有三。上焉者夷險一致。略無乖異。次焉者激厲固守。堅逾平日。下則隕穫而已。觀人者尤於是乎易見焉。

爲文作字。初無意於必佳乃佳。凡事皆然。不但文字也。

心者體之君也。得喪安危之主也。聞以一人治四海。未聞以四體而役一心也。人之以四體而役一心。蓋惑於大小繁寡之形耳。然不惑於軍民之大小繁寡。而獨惑於心體。則習之罪也。故知者皆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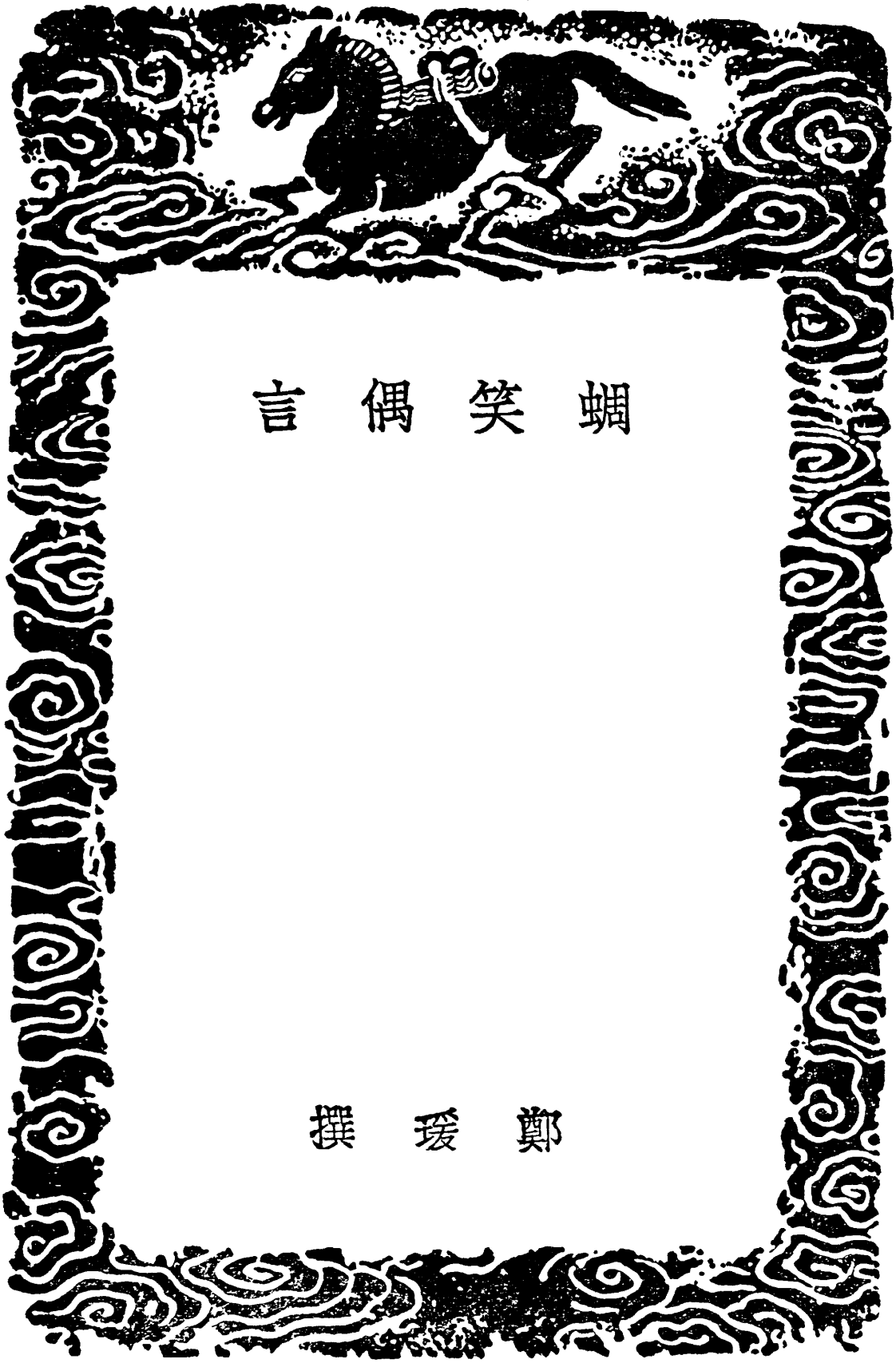
奉親孝。事君忠。處長孫出言信。臨財廉。茲非所謂仁知賢人矣乎。人之聞仁知賢人之名。則惕然敬慕而

不知親也君也長也言也財也。隨其敬慕而在耳不能孝焉忠焉孫焉信焉廉焉。而徒慕仁知賢人之名。是束其足而羨趨者之前也。不亦戾乎。

大道之世。無忠臣。無孝子。無君子善人。其無忠臣也。非無忠也。夫人而莫非忠臣也。其無孝子也。非無孝也。夫人而莫非孝子也。其無君子善人也。非無善也。夫人而莫非君子善人也。

高不虛也。卑不汚也。明而無耀也。闇而無昧也。張乎其博而非空也。斂乎其約而非隘也。不偏焉不倚焉其中也。而莫過莫不及也。心之本體蓋如此。

弦被木。而音聲發。絲附織而文章顯。學焉未用。而責其功能之茂者不可哉。



蜩笑偶言

鄭瑗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陵學山寶顏堂祕笈及學海類編皆收有此書寶顏本所收條數較多故據以排印

蜩笑偶言

閩南鄭　瑗撰

武侯忠漢。能使後主不疑。而周公之勤王家。反不見信於其君。叔子不鴟。能使敵國不疑。而曾參之不殺人。反不見諒於其母。讒蔽其明。愛惑其聰。無足怪者。古之聖人。有能和萬邦。而不能使胤子無傲虐。能來重譯。而不能使昆弟無流言。一人之身。乃如此冥頑不靈。可畏哉。

季羔避難。而闔者室之。子胥出奔。而漁父渡之。商君亡命。而舍人拒之。項籍敗亡。而田父紿之。得人之與失人。何啻千里。

陳琳爲袁本初草檄。極詆曹公。及歸魏。而曹公不責。駱賓王爲徐敬業草檄。極詆武氏。傳京師。而武氏不怒。英雄之舉措。大抵如此。嗚呼。當塗代漢。周紀亂唐。豈偶然哉。

食祿宜卻饋遺也。而有時乎受饋遺。故子產受生魚。不爲傷廉。陳戴受生鵝。不爲不義。去國非爲飲食也。而有時乎爲飲食。故魯膰不至而孔子行。楚醴不至而穆生去。

懷鼠失身。重耳沃盥奉匜。而以不從不言爲善處。蔡琰忍辱羌胡。重歸董祀。而以授受不親爲知禮。所謂不能三年而緦功是察。放飯流歠而齒決是問者也。雖然。豈直婦人也哉。

袁紹誅宦官。無須多誤死。冉閔殺胡羯。多須多濫死。應侯相秦。必殺其辱己者。韓信王楚。反官其辱己者。

趙高指鹿爲馬。陰中其異己者。朱溫指大柳宜車轂。反撲殺其佞已者。蓋各繫其逢也。

周昌以漢高帝比桀紂。而帝不加罪。劉毅以晉武帝比桓靈。而帝以爲直。文帝勞軍細柳。軍尉不奉詔。而帝善之。錢鏐微行北城門吏不啓關。而鏐賞之。皆帝王盛德之事也。

晉靈公刺客不殺趙宣子。漢陽琳刺客不殺蔡中郎。晉劉裕刺客不殺司馬楚之。唐太子承乾刺客不殺于志寧。淮南張顯刺客不殺嚴可求。西夏刺客不殺韓魏公。苗劉刺客不殺張魏公。孰謂盜賊無義士乎。前漢書表古今人物。其失也混。新唐書表宰相世系。其失也濫。備三長如班歐。猶有此失。矧其他乎。元魏馬后。淫凶弒逆。竊國大柄。而獲考終。天網有時而漏也。及胡氏效其尤。則不免於沉河矣。唐之武后。腥穢人紀。冒干歷數。而享壽考。天道有時而爽也。及韋氏繼其軌。則不免於授首矣。孰謂不善可稔乎。

隋室既受周禪。蘇威遁歸田里。可謂節矣。而終失身於僭僞之朝。金虜議立異姓。秦檜抗言見執。可謂義矣。而終誤國於渡江之後。令終之難也如此。王莽篡漢。其女爲孝平后。稱疾不起。守志終身。曹丕篡漢。其妹爲孝獻后。以璽抵軒。涕泣橫流。楊堅篡周。其女爲天元后。憤惋不平。形於辭色。徐誥篡吳。其女爲太子璉妃。聞呼公主。則涕泣而辭。司馬炎篡魏。其諸祖安平王孚。自稱有魏貞士。不預廢立之謀。武曌篡唐。其姪安平王攸緒棄官不受其賜。歸隱嵩山之陽。朱溫篡唐。其兄廣王全昱、責其滅唐社稷。和有覆宗之禍。此三男子四婦人者。不虧其至親所爲如此。可以見天理人心之不泯矣。繭蠶出也。而蠶非繭則不能藏身以形化。網蛛出也。而蛛非網。則不能憑虛而覓食。嗟乎。依憑其軀者。乃出自其腹也。吾於是乎有感。

猩紅之罽。狐白之裘。盛夏被之。不若絺綌之便也。文茵之車。朱幩之馬。臨流乘之。不若騶緤之利也。故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動違其時。雖善奚益。

取涼於箑。不若清風之徐來也。然無風則箑不可缺。激水於槔。不若甘雨之時降也。然無雨則槔不可廢。是故三王不興。不可無五伯之功。二典不作。不可無兩漢之制。

劉禪既爲安樂公。而侍宴喜笑。無蜀技之感。司馬昭哂其無情。李煜既爲違命侯。而詞章悽惋。有故國之思。馬令譏其大愚。噫。國破身辱之人。瞻望故都。思與不思何往而不招誚。古人所以貴死社稷也。

狄仁傑含垢忍恥於僞周。而卒成取日虞淵之功。呂好問辱身汚迹於僞楚。而竟就溥天左袒之績。論者猶呫呫動其喙。則夫受唾之師德。仰藥之唐恪。果何爲哉。

商後爲殷。呂後爲甫。唐後爲晉。魏後爲梁。隨地以名。夫何常之有。後世或強襲舊名。或別創美號。失古意矣。

叔孫通爲秦二世博士。以巧言面諛見賞。而卒爲漢儒宗。孔穎達爲王世充博士。以草儀禪代見親。而卒爲唐儒宗。皆所謂小人儒宗。而世儒也焉。此二代之所以無眞儒也。

歐陽公一代之偉人也。而小人纔以房帷之醜。文信公百世之人傑也。而讒夫誣以匿服之罪。則夫萋斐之成貝錦。哆侈之成南箕。又奚怪其然哉。

楚莊不罪絕纓之臣。秦繆不罪食馬之盜。趙盾食翳桑之餓。顧榮啖執炙之夫。或得其助以成功。或賴其

力以濟難。其視華元殺羊。獨靳羊斟。而因之喪師。鄭靈解龜。獨靳子公。而因之遇弒者遠矣。中山君曰。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飡得二死士。然則施德之與招怨。豈在大哉。

曾子之妻。戲其子。以殺彘而烹彘。以實其戲。孟子之母。欺其子。以啖肉而買肉。以明不欺。古人養蒙視幼之法如此。

盜跖以孔子爲僞。蘇軾以程頤爲奸。李傕以董卓爲忠。田承嗣以安史爲聖。奸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古有之矣。跖傕承嗣不足道。而軾亦爲之君子之不仁悲夫。

參朮以和而起疴。芝蘭以馨而熏物。以其昭昭。使人昭昭。理之恆也。若夫阿魏以臭而止臭。骨咄以毒而攻毒。以其昏昏而使人昭昭。理固有難喻者矣。

唐明皇好神仙。而張果自稱堯侍中。宋章聖悅幻妄。而賀元自稱晉水部。皆乘世主耳目壅蔽而售其欺侮也。古之人明目而達聰。視遠而聽微。彼瑣瑣迂怪之徒。尚莫遁於造言亂民之刑。矧得而欺侮之。

伊尹之言辟不辟。孔子之言君不君。孟子之言王不王。李雲之言帝不諦。其義一也。而雲獨以是賈奇禍焉。延熹之主。其太甲齊景齊宣之罪人哉。

陳寶謀誅宦官。罹其辛螫。而漢鼎隨移。訓注謀誅宦官。遭其反噬。而唐社隨屋。社鼠穉狐。熏灌之難如此。履霜滅趾之戒。可不愼乎。

以兆民爲兆人。以致治爲致理之類。唐人之避諱也。以揖讓爲揖遜。以惇典爲厚典之類。宋人之避諱也。

今人或襲而用之。所謂無喪而右拱者也。

六經言道而不遺法。四書言理而不外事。諸國之語。迂緩而不切於事情。戰國之策。變詐而不要諸義理。馬遷駁而無緒。班固局而不暢。

軒轅崩葬。著於本紀。而世有鼎湖騎龍之說。留侯卒謚。見於世家。而世有辟穀輕舉之說。王子晉十七殀亡。而世有緱氏乘鶴之說。淮南王安謀逆自剄。而世有雞犬同升之說。漢武曰。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亶其然乎。

松窗寤言

崔銑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今獻彙言紀錄彙編借月山房彙鈔及澤古齋重鈔皆收有此書紀錄摘抄本今獻無序跋澤古覆刊借月故據借月本排印

松窗寤言小引

癸巳臘。予屏迹靜居。致觀復之功。表姪李生棟遺予古松一株。若偃龍之狀。曰。閱歲十有五祀。載列窗側。共守寒節。是冬天氣和煦。筆硯調適。乃援筆縱談。得八十一章。取諸考槃。寤言是命。義不詮次。詞無因襲。粤若是非。俟哲人正之。崔銑識。

松窗寤言

明 崔銑撰

學不志道。乃冥行也。道不法聖。乃曲途也。聖莫中於夫子。道在修其倫紀。是故發諸孝弟。主諸忠信。出諸強恕。比諸文。密其節。大其規。遠其正。待其定履。而後博諸先儒之言。以盡參驗之詳。可矣。心學辨乎善惡而已矣。功在研幾。善原其所爲。惡究其所自。明以申晝。果以栽植。則善日茂而惡日消。二者未萌也。敬以持之。則發于惡者鮮矣。是謂立本。孔門之教。孝弟、本也。忠信、基也。躬行、實也。文以翼也。信而斯立。立而斯行。毋躐等。毋元言。毋過論。譬飲江河。人人足量。

天予汝明而覆昏之。天予汝德而覆賊之。天困汝窮而強達之。天困汝賤而強貴之。尙足與言性命乎。

漢唐銘墓之文簡。宋則繁。固曰秉筆者之辨。亦由漢唐行事。宋人建白爾。伊周書紀其御變。張蕭史載其興邦。賈誼董相之策。匡世可也。相如揚雄之賦。毋乃濫乎。

日誦六經不力行。則得其字爾。心無定靜之力。則行乃迹爾。故孟子曰。不著不察。

修己者驗天理人欲之消長。治國者審君子小人之進退。非總之德。似忠之忠。君子其早辨諸。

士患見不高。高或流於虛。患行不果。果或涉于粗。言顧其行。無虛行。履其平。無粗。大言者難與適道。尙氣

者難與底功.
大學其作聖之的乎.莫先於本末之知.莫急于誠欺之辨.是故知本之當先.故推平天下者必原於格物.知末之當後.故充格物者斯極於平天下.約之皆修身也.淇澳烈文.格物之序也.仁敬孝慈信物之目也.康誥諸文.徵諸古以列其次也.新民而明明德之體全矣.挈古本引淇澳以下.置之誠意章之前.格物致知之義煥然矣.實乎此者誠也.歧乎此者欺也.
古之好異者以明志.今之好異者以昧心.夫正物之謂格.至理之謂物.今之異言也.則心當何正.而至善有別名乎.聖賢之道.如日月五星.定位次□□何點綴求異而不求其可循與否.祇以抗名譁民而已.非昧其心與.孟子曰.良知良能.知能、心之用也.愛敬、性之實也.本諸天.故曰良.今取以證其異.删良能而不挈.非覇儒與.
碑志盛而史廢矣.唐詩興而教亡矣.啓札具而友濫矣.表箋訣而君志驕矣.制誥儷而臣報輕矣.貽幣流而贄禮失矣.舉業專而經學淺矣.登第易而全才蔑矣.
君子不幸而知於小人.宜早決斷焉.小人豈誠於好德者乎.姑藉以厭羣論.矜己黨焉爾.易曰.包承小人吉.大人否.包者、外相容也.然內實異也.故否.君子小人非可共事.故薰蕕不同器.比其睽而去之.已汚身矣.荀爽之於董卓.楊氏之於蔡京.范相調停可喪邦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夫子贊曰.萬夫之望.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蓋言無所不用其情而後已.是故慟悼、哀之發於心者也.贔黑擗踊.哀之發於容

體者也。粥與水。哀之發於飲食者也。齊斬、哀之發於衣服者也。苫由、哀之發於居處者也。致云者、推而極之也。五者一不至。不可謂致。欲短喪者何忍也。然孝子之心曷窮。故曰有終身之喪。或曰而止者。不可毀以滅性也。論者記禮之詞。而譏其過高者。未然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蓋老氏之論。譏孔門修乎文。故子貢甚言無文之不可。不如是。莫能矯之。譬諸黃以去熱。附之拯寒。事有適當。夫子亦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蓋非平居之衡言也。故前賢之義毋輕訾焉。

中人不怠。可以寡過。老而懋學。謂之有終。

愼獨其學之樞邪。口然而心違。貌勉而志反。事改於發念。義就於襲取。皆愼之蠹也。功如桓文。詞如賈馬。勇如賁育。元如莊列。如其心之欺何。假之也。外之也。激之也。馳之也。夫鑑非譬人而妍媸別。衡非私物而輕重適。大氣普物而植者受。洪冶納金而良者躍。

知之斯果行。行之斯眞知。夫帝都之盛。賢愚皆聞之。問諸人。考諸圖。參伍比量以求。實不若身造而觀。然後心說其盛矣。

強入不如積感。考辭不如玩意。發事不如默成。動求不如靜養。

明明德之要。其惟顧乎。心常存、則本性見。靜也湛。動也照。是故提撕之而已矣。夫明目視之。毫芒莫遯也。暝之。雖泰山在前。闇如也。暝吾之顧者。其怠與荒邪。

人心有邪思。有妄念。邪者貪也。妄者覬也。貪其所可致。覬其所難得。愈動愈馳。愈馳愈遠。是故有之卽思。

覺之卽截。或澄心。或究理。或舉聖學。久之則定矣。
學者改過追索其動念之故而除之。斯不萌於再。
學者有二病。積學未厚而用之遽。養德未足而談有餘。讀經見之行事。因事驗其經旨。是故卒至不駭。可以御變矣。邇言不狎。可以出令矣。小物克愼。可以舉大矣。僕婢服義。可以使民矣。
接凡夫。聞俗論。應乎默乎。擇其可應者。惟義而正言之。可也。
心在焉。謂之敬。由中焉。謂之誠。循性焉。謂之情。合情焉。謂之恕。發恕焉。謂之忠。
古無閒民。士有定業。兢業者。實功也。閒散者。虛樂也。學記之教有七。正容修職。而誦說居其一。今之士。終身誦說。其下者習非法言也。噫。弊久矣。
治世淳而尙行。故士觀而善。衰世漓而滕言。故士起而曉。古人一道德。□□□□□□□□□也。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所以距辟行。定民趨正天彝也。與後之辨故訓。角字句者。異矣。
良心喪而民趨迷。民趨迷而公論淆。上無以御其下。下無所望於上。則詩亡矣。人之惡不見非於時議。貽迹於策書。則大奸橫而莫之忌。人欲流而何所極乎。夫子懼。爲春秋明其道。申周典。別是非。著勸戒也。奈何亂於傳註。三家猶有準也。自啖趙而下。創未有之事。（如季姬使鄫子來朝之類。）任獨知之見。謂之實錄。則凡言陋筆以卑之。謂之書法。則碎文苛例以浚之。迄今未明也。非後人之責與。
曰會。曰盟。曰遇。志私交也。曰朝。曰奔喪。事王之禮廢矣。翬挾彄無駭。未賜族也。公子友而下。生而氏矣。凡

以著舊章之漸墜乎。求聖學於典謨。證憲則於周禮。則諸侯之罪明。而夫子志得矣。

歸賵君氏。考宮用佾。皆紀仲子。先君失禮再取。臣子不得追而議。故協處以情。閨門適妾之別。治亂關焉。故詩首關雎。春秋詳仲子。夫申生齊昭及荼殺身亡國之禍。皆起於亂分焉爾。

求車錫命。從伐逆后。歸姬王室。交於諸侯者此爾。征伐禮樂。國自專之。成宣而後無書者。王室益卑。而諸侯散。其勢必降爲家人而已矣。噫。

罪莫大於弒君。惡莫甚於魯桓。隱公自處攝位。事多遜辟。實有讓桓之心。夫子書君氏卒。見其眞也。但暮年遲疑爾。羽父與允。疑有畜謀焉。

桓公、宣公皆書有年。志民慶也。是時。大倫攸斁。咎徵疊見。民若無以生。生乃得豐年。非天祐之乎。故錄以紀異。何異也。人不恤民。而天勤之也。

祭公逆后。志僅存之禮。猶不去告朔之羊也。天子內后。我主昏則書。傳者責祭公。貶天王。非季姜。何深刻與。或曰。記、紀事也。齊欲亡紀。天子不能存之爾。

王敗不書。諸侯以自弁爲文。存大分也。若曰臣某逐某侯。何以爲訓。後世之史。幾乎詈矣。春秋立詞謹嚴。意實溫厚。若天育萬物。任其生成。不驟不滯。故曰春秋者。性命之文。後之言正統者。僭竊之君臣必書。死年必分註。事事貶削。其忿懥之用邪。

單伯送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王姬久在魯矣。齊以弒桓之故。夫人且遜異邦。襄公敢偃然造其國邪。

故爲築館于外。左氏事詳而義鄙。公穀明道而情疎。紀侯大去其國。大其名也。但書去國。異於奔者。不加大。以爲異。穀梁曰。不遺一人之詞。侯未必得人心之協。蓋若太王去邠。攜其親屬。若曰儀章器物。則去國皆不暇理。況舍社稷人民之重。而計是區區者哉。太王居四裔。有空土可遷。紀侯居中原。蜂屯星布。邦各有主。故先主孔明。止圖西蜀。春秋傷王綱墜。而弱小受亡。一遺朕且屢書之。興滅國。繼絕世。固夫子之道與。

管子荀子謂子糾爲兄。韓宣子以桓爲僖之子。伐齊。內子糾。則爲齊公子明矣。小白不係之齊。則不知何人。書法自爾。非爲當立。子糾小白皆庶公子。莫適立也。小白賢。國高與國人迎而立之。大亂之後。非才不辦。屯而建侯邦興。難解。夫子之所予也。宋襄伐齊。不書內昭。蔽罪於桓公。著其廢內修之積耳。

文姜書卒。與小君同。猶桓宣之書卽位也。夫以如是之惡。備禮以終。臣子不忠而天討之廢久矣。是以哀姜再亂。行父內賂。意如逐公。晉人庇賊。春秋不修。民彝之存者幾何。

齊桓之伯。佚宋萬慶父之誅。若討二賊。則不待諭而人紀明。良心奮。功邁於伐楚。夫知攘楚而忽於正中國。知存亡國而忽於存人心。失本末矣。

春秋於公子入爭國。則書子糾、小白、展輿、去疾也。辨倫則書荼及陽生也。齊昭蔽罪桓公。夷吾、重耳各入故略。春秋別嫌疑。辨同異。

處父進趙盾。射姑殺處父。趙盾逐射姑。君卒而臣自黨。強家之相軋也。宋之華向。齊之崔慶。衞之孫寧。魯

之歸父。三家晉私家紛若矣。卒皆覆其國。蓋久筦樞機。比周朋儔譽而附之者進。忤而遠之者不誅。則斥游說者爲之辭。政事者立之基。家積太山之安。邦如纍卵之危。根據難移。炎騰莫撲。故曰雖有善者。亦莫如之何矣。如三傳之言。則處父選任而告君。忠矣。惡得爲罪。

晉弒其君州蒲。蓋弒君者當國。亡能以名赴者。故稱國。趙盾非董狐不能書弒。崔杼非太史不敢書弒。盾當國而求名。杼宗彊而亡無。故二子尙可遂其直。盾奸也。杼橫也。書假蓋暴狠而據衆鼓怒。晉厲去儅而挈權道也。顧戾而失中。晉厲德薄而多功。慮淺而數得志。故敗。傳者何深疑而過求乎。夫君父。其天也。豈臣子可得而角得失邪。宋昭無道。晉厲名惡。至今學者習言之。子鮑有宋。書假專晉。厥黨爲之辭。分惡殺耻。夫君不君。若蔡般陳平國齊光極矣。春秋從桓稱晉悼之賢。書假佚罰。畏其勢之不可也。噫。晉無臣甚矣。

齊桓戮哀姜。晉文納王。晉悼討魚石。乃定霸之柄乎。人倫稍明。紀綱粗立。所謂假之者與。是故儒學王道。修彝倫而已矣。

戍虎牢。說曰責鄭之不能有也。去晉之名霸。以攘楚也。楚之猾夏。以得鄭也。鄭能守虎牢。則楚不能攘而亂中國矣。其可乎。不可乎。王道來遠。晉君臣不知其由。然亦非力之所逮也。姑計一時之安。則茲戍之功大矣。

世道不終窮。故春秋以獲麟終。夫隆冬之陰。沍而生陽。木幹童。葉凋而根萌芽。穀苗灰燼。而生意傳之實。

世雖大亂而天仁民開治之道不泯擾者定湛者見翳者盡明者發其獲麟之謂乎聖人錄焉啓志來哲故曰生生之謂易吁淵矣哉

來序而言詩背左氏而言春秋益荒謬矣蓋道可以知窮事必以實著況去千載之下乎大序淵粹非卜子不能作當邱明時諸家並興非窺聖道信向不如是之篤非見國史本末不如是之詳但所采太博妄評議爾自獲麟至滅智氏疑後人之續與

文王之詩謂之雅則非天下之故文王未王也謂之風則夷於列國王業之由基也夷之則卑也尊之非實也故異其稱曰南小雅曰以雅以南其皆治世之音乎

周之王業太王基之文王康之武王成之周公永之周公人臣而有天子之功故其詩自爲一國曰豳不得於君故爲變夫子序詩首二南曰始基之矣終豳曰既成而昌之矣是故反十二國之變慰曹檜之思開小雅之治非公孰能之

夫子存綠衣以下四詩於首變以驗二南之化非爲錄怨女而已是故周得后妃而致二南衞失莊姜而召狄禍故詩首國風本性命而正人倫也禮始冠昏明基兆而防來變也

衞自莊姜不答宣公不父宣姜不貞遂成衞之淫風鶉奔先定中著其所以亡木瓜爲殿著其所以存齊桓之功也載馳曰控于大邦其眞繼絕之良策乎

錄桑中衞之淫昭矣錄溱洧鄭之淫昭矣必定諸篇皆淫風也夫子胡爲而累載之風之亂莫大乎衞鄭

次則王、陳、衞自內變。鄭由莊公不兄不父。王自平王不子。幽王不夫。陳自太姬好游。皆曰三綱之斁耳。夫衽席之私。自一念之邪。禍及於妻子。毒延於邦家。侮召於夷狄。穢傳於後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風及檜曹。昭先王之澤也。亂極思治。人之良心不泯矣。夫子傷周室大衰。無以副天下之望也。夫小國利有王。大國惡之。封建廢而諸侯恣也。是故諸侯橫。王室微。霸圖興。王澤熄。大夫強。公室卑。君子防乎利之道者。

古者封建之法。諸侯各據其土而有其民。其勢易分而難合。天子獨立於上。千里之畿。豈足制萬邦之命哉。惟德以柔之。兢業明作。自治日嚴。世享歲覲。歸服日篤。禹有塗山之會。成王六服之承。史載策書。以耀來世。昭王困於水濱。穆王荒服不至。夷王下堂而朝。故宣王會東都。封申伯。命山甫。錫韓侯。赫赫乎歌盛績矣。

魯其頌之變乎。頌歌諸廟。魯奏諸朝。頌嗣祭其先。魯臣禱其君。頌美其成德。魯願其開治。頌以祭。魯以燕。是故魯頌氣溢而詞夸。周文之極弊也。不繼以商。幾滅質矣。

夫檜曹無譏。則人望絕。春秋不書獲麟。則天道竭。一經聖筆。神工大化。妙矣淵哉。

夫子定書終于秦。定詩終于商。商之質。變周之文。秦之霸。兆王之熄。夫周上承乎商。下訖于秦也。

詩桑柔狀小人之惡。三涼言刻薄也。盜言貪黷也。競言強禦也。易解狀小人之情。四狐言媚惑也。乘言僭竊也。拇言依附也。隼言悍鷙也。

荀卿其傑儒哉。衆晦而獨明之也難。羣倡而往和之也易。戰國何時也。荀子宗孔氏。談王道。解蔽言心。不墮空寂。屢困而不易守。先儒疾其性惡之憤言。乃右揚雄。非決衡之論乎。

橫渠撤皐比。幾於無我。後人爭氣。屢變以求長。眞若憫道衛聖。然徒熾其勝心而不悟也。噫。

程子之徒。其劉絢之平正。尹焞之強毅乎。確守聖經。異端不得而惑之。尹子庶乎富貴不淫。威武不屈者。論者誚其無用。豈有別見與。

許魯齋實行之儒。劉靜修志道之儒。吳草廬博聞之儒。草廬精於考索。而雜正反乎象山。直以同撫產而右之爾。元人謂之陸學。非借譽邪。

管寧之辟魏存漢也。劉因之辭元存中國也。生爲漢民。奈何乘亂而佐奸臣以覆之。況舍舊圖新。以夏人而事夷貊哉。靜修憤詩曰。無君愁殺人。又曰。夷吾伯業。漢武雄才。幼安默如也。亦民無得而稱者乎。

劉子憫元伐宋。乃賦渡江。其徒申之曰。哀之也。題梅曰。西風吹落戰塵沙。夢想西湖處士家。曰恐江南春減。猶夫賦也。或譏其爲元。或尊曰病宋許子不陳伐宋之謀。欲修德以來之。（見歐陽元碑文。）邱仲深亦有責言。昧稽實而肆臆貶。不亦寃乎。

嗟嗟。今之士何全才之鮮乎。蓋業之易能。不假深造。少而易仕。不俟大成。傑而興者。迂辨麗文。虛談溺心。費日故也。考學記之法。守曲禮之節。（人生幼學一章。）業由行成。事因年易。未仕者毋躁進。已仕者守定資。其庶乎。

夫大宰宇。侈服用。肆欺誕。結權要。規祿位。植交黨。皆自名曰道也。豈其愚邪。將無忌而然哉。古之奸人盜

名。猶夫守隘。亦厲節固窮而章。吁。何士習之益下也。

賀醫閭欽篤行淵雅。確乎不移。亦管幼安之流亞與。教人惟主小學達序矣。陳白沙謂其無所見。勸讀佛書。豈名教之外。猶有別傳乎。

陳御史茂烈。莆田人。棄官養母。灌園蓺蔬。太守憫其勞。遣二力助汲。閱三日。往白守曰。是使野人添事而溢口食也。還之。論者曰。孝廉詣極矣。先倅吉安。明允公恕。民立祠歲享云。

月川曹端之敦篤。介庵李錦之清固。學皆守朱氏。識或未逮。沿襲之近也。荒陋之中。卓然自興。今士習改。民僞滋。安得斯人矯之哉。

王虎谷雲鳳之節介。豈非強哉。已乃甘張綵之臨。受劉瑾之包。與瑾嬖人孫聰交。不終矣。古云一薰一蕕。十年猶有臭。雖臨難當劇。猶不可輕予。況平時邪。彼人何心也。欲共之興學乎。今翰林成均秩文而清士好文者慕得之。鄙臺省爲吏。夫樹節績言。豈限于官守。庾折刑何勤。非忠計外階而喪內守。甚哉其不思也。

孔子以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冬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生。夏八月也。哀公十六年壬戌夏四月十八日乙丑卒。夏二月也。年七十有四。生從穀梁。卒從左氏。移庚子于十月。改己丑爲乙丑。長歷可據也。傳經之家。師次相授。況二氏去孔子之世近。生又同地乎。馬遷後時而疎陋。吾無徵乎爾。宋濂謂周不改時月。春秋截子丑二月於前歲。夫史乃紀實。難以己意紛亂。君卽位於歲首。周則子月也。春秋正月書卽位。亦夫子移之邪。邱明、周人也。正乃其所歷。夫改月、周之謬也。必爲聖人掩之。則大輅樂舞。夫子胡爲乎虞、夏之從哉。

至哉。夫子之教也。相其明而廓之。扶其武而誘之。子路欲共車裘於友。顏子辭善勞於己。子路重意氣。顏子達性命。猶有人己之判。子進之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人己兩忘矣。我無可施。彼無可受。四時行。百物生。天果無言哉。

人食五味以養五氣。疾則扞味而氣消。藥以去之。凡使味之得暢也。人之道也。君臣父子以相生。桑麻穀粟以相養。有暴民生焉。侵弱犯尊。反厥民常。故刑以正之。甚者合黨盛興。逆厥上罰。故兵以克之。暴者服而人道通矣。無疾則藥不可試也。暴者泯則省刑戢兵可也。夫甘味肥膏。過食之且傷氣。況於藥乎。而況於舛施者乎。

修禮以同民德。刪浮文以絕民趨。治之二要與。禮者因人道之常而品節之。使不流於辟。非強人以所難也。不能無配。昏禮有六。放苟同而止私誘也。不能無聚飲。禮百拜而酒三行。防淫湎而消酗禍也。爲禮者。其心惕然。如不勝其容。□然如不足。彼繁文拘貌。其嚴之失與。

學則有見。見必有言。而倡誕言。飭麗詞。抗高論。衍稗談。亡益人生之用。不放之。其不費覽者之日。亂蒙士之志哉。

開屯田以省軍供。禁市酤以減穀糜。削樂籍以全婦貞。申里選以翼設科。均田以止貪幷。推商以抑末作。尙儉以厚本業。定制以遏奢僭。簡器以絕淫巧。則民尙一而生理遂。良心發。雖賞之不奸矣。然後寺觀自毀。而僧道無徒也。韓子曰。疲癃殘疾者有養。凡僧道多無業者。求生無路。而後甘心爲之。故書曰。不虐無

告。斯萬邦咸寧矣。

文王化行。是故游女變爲喬木。夫子爲魯司寇。是故公愼氏出其妻。凡天下之民。咸君之子也。父母於子無不願其貞。後世乃聽民爲樂籍。人其衣裳。犬羊其溷。雖名臣節士。亦累聲妓。放而爲良。何其仁與。堯舜之用心。得人也。夫子病學者無用心之所。寧博奕也。大學之正心、憂患恐懼也。孟子之存心仁禮也。雖橫逆自反也。與夫面壁杜門絕念與意者異也。

賢士大夫始厲節而終喪名。且以亂邦。其由四失乎。急議論則略己而傷人。爭名勢則致飾而敗友。尙同黨則叢欺而蔽主。務欲速則開徑而蠹事。

名與利。其因而生交而益者乎。名高則利巨。得利則羣附。而譽日延。無以是爲心宅於道。斯可適矣。韓子曰。莫爲之先。雖美弗章。莫爲之後。雖盛弗傳。其相脅以鈎名利之游談乎。自古國家之壞。起於人臣患失之心。是故佞以奉上。恭以合朋。引以植黨。卒之私萃而政弊。政弊而民離。斯禍及其躬而不可解。自得適以自失。自厚適以自伐。愚矣夫。

良金美玉。見者珍焉。白日朗晝。盲者說焉。炫鉛石而晴昏霧也。將誰欺乎。士強交以求名。基下以抗高。闇其理而妄通之。遠其實而安居之。不亦恥乎。是故君子藏辨於訥。置有於無。有不動。動則孚矣。

名是實非。其天下之大害乎。小人其心。君子其飾。故張商英忤蔡京。溷黨籍矣。異端其學。聖賢其名。故張無垢師宗杲。廁儒林矣。後之視今。其有類是者乎。奸人也。得富貴。故立一節以自異。偶以幸遇而竊名者。

蓋多有之。夫儒必宗聖人。聖人之道載於經。未嘗令人求之博文約禮之外。曾子子思傳之。道在日用。愚者與能。說者曰。博卽約也。道不可以言傳。夫睿知如聖。偉傑如賢。過今人遠矣。必曰文行。說者曰求之吾心而已矣。俟其忽悟斯可。是自處聖人之上矣。夫經何爲而作也。聖人自思其身之不存。無能淑來世。故筆之書。猶父祖籍家積以貽子孫。子孫棄而不守。固罪矣。以籍爲贅。而索其積於茫昧。其可乎哉。

陸象山有言。自顏子歿而夫子之傳亡。近時學者述之。夫古今風氣有淳漓。而學術有難易。顏子和厚純美。資稟高矣。少依夫子。無一行之誤。曲一言之迂繹也。自程子、朱子。且出入老釋。泛濫諸家。比之反正歸約。心力已竭。蓋道喪學迷。羣咻衆喧。揀金於沙。幸而獲之。文王之德。先儒曰似堯舜。舜承堯治。恭己而成。文王五十年卑服卽功。朝夕不遑暇食。而衞邦未化。虐主猶恣。則士生衰世之下。艱學已哉。陸氏之謂傳。乃釋氏之頓悟。視夫子博約之教。其華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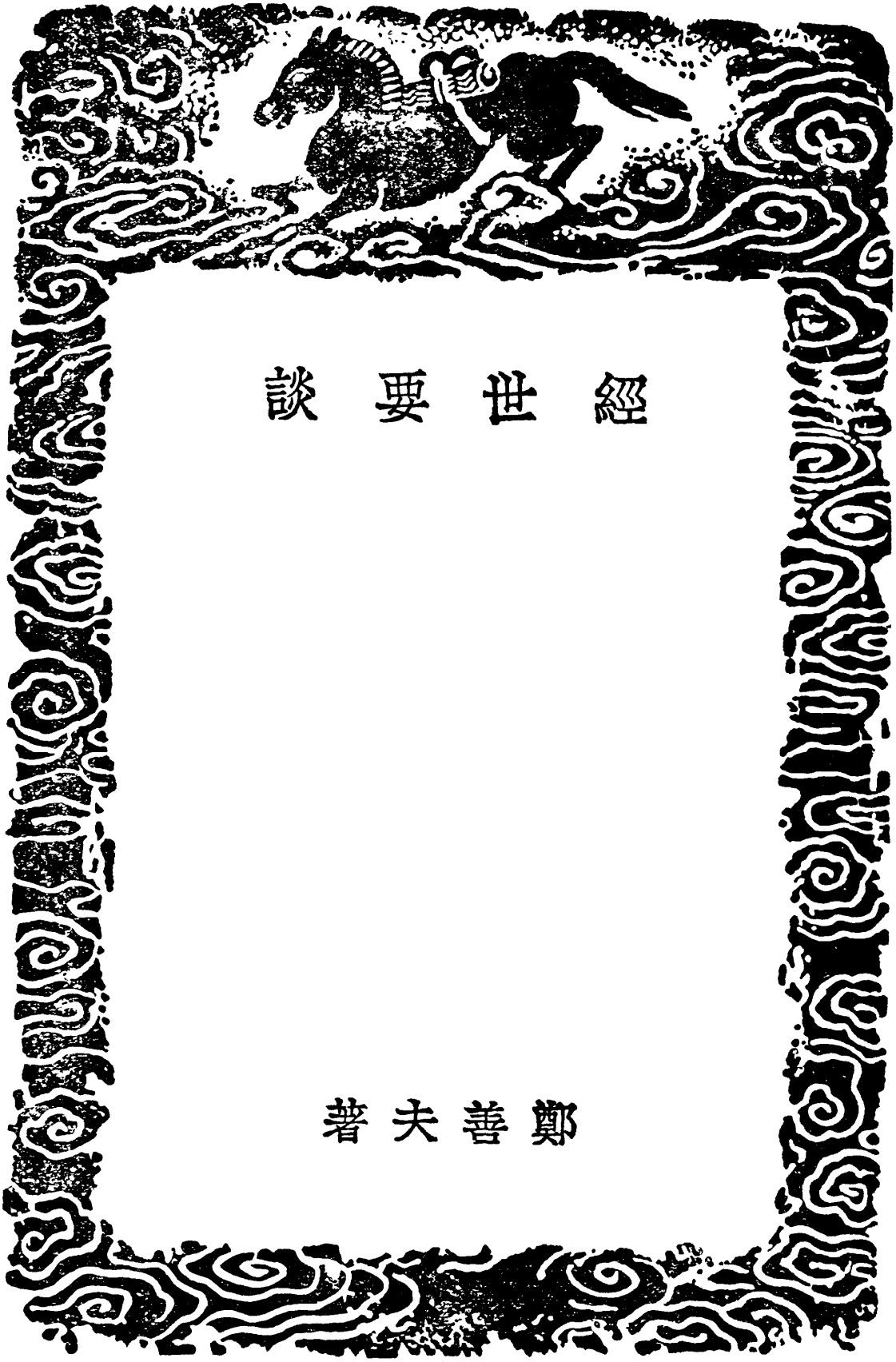
寤言成。授子汲使藏之。汲請曰。大人之書平實矣。然道貴含宏。詞尙微婉。今摘人之疵。抉僞之隱。毋乃太直而急議論與。予曰。聖賢汲汲然闢邪。豈譬彼哉。蓋定己之志。而防民之流也。古之楊、墨之徒。正名蹈迹。自處以異端。聖賢猶惡其塞仁義之塗。使見後人混禪於儒。誣道惑民者。默焉而已乎。汲請曰。朱子云。晉尙淸談。實愛官職。彼有假存心以蓋行之不檢。倡糟粕之贅。以掩其學之不精。又何必費詞。予莞然笑曰。眞予多言。

嘉靖甲午春正月己未。後渠居士續書。

題松窗寤言

予刻後渠先生松窗寤言已。乃取而讀之。已置書嘆曰。必如是。方可謂之文。夫言成章謂之文。文叅理謂之經。易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寤言千餘言耳。上埒六經。旁凌百氏。雖子雲之法言以準論語。仲淹之中說以宗論語。固不若此書之班也。先生道德文章。雄視一世。世皆以能文稱。豈知先生哉。豈知先生哉。

嘉靖甲午夏五月庚午。晚學枕易道人書于趙邸之思訓樓。



經世要談

鄭善夫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陵學山及學海類編皆收有此書百陵本爲學海本所自出故據百陵排印

經世要談一卷

明　晉安少谷鄭善夫繼之撰

應迹以委順爲主。然必明於人情物理。然後能委順。可以接人處事。無事理之障矣。委者、除事障也。事障只是情欲。順者、除理障也。理障只是意。必有生皆爲物所引。故當委之。有身又安得無事。故又當順之。委而順之。則雖應物。實未嘗有物也。委順必先於明理。修身必先於格物也。動若水。靜若鏡。應若響。委順也。動若水者。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行止無心也。靜若鏡者。物來則照。物去則虛。空洞無物也。應若響者。大扣大鳴。小扣小鳴。不扣不鳴也。若鏡無意也。若水無必無固也。若響無我也。

靜坐養元神。元是吾儒底事。世儒槩闢爲仙釋。卻去作下半截工夫。虛勞一生。卻無箇着落。識者又欲假仙釋靜養來立腳而後去反到吾儒上。豈是道理。

習氣不除。如何了道。習氣如蛣蜣。但知有糞丸。堅不肯放也。有物過眼必看。有聲入耳必聽。小小入意即喜。小小咈意即怒。小小利害即生恐懼。皆習氣也。

人只有自愛之私。使自天地閉塞。賢人隱。有氣節者。便自愛其氣節。有事業者。便自愛其事業。有技能者。便自愛其技能。有文學者。便自愛其文學。如此便狹小了。人莫不自愛。不知自愛。反是自害。人但能看此心與天地一般。便有天地變化草木蕃底意思。則凡氣節事業技能文學見之。猶筍屣耳。是之謂大愛其

身。

人只是不曾存得眞心。眞心無一毫氣質。才惹氣質。便是私意。私意潛伏在內。人多不自覺。只說我能去私去蔽。一旦心不存。便依舊發出來。如人戒酒。不眞知酒之決能殺己。纔戒一番。它日不覺牽迷將去。周江郎云。無爲名尸。勘破幻妄也。無爲謀府、無思也。無爲事任、無爲也。無爲知主、無知也。然須定得性了。方行得四者。不然。實行不去。莊子曰。吾以無爲爲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大顚曰。衆人而不思不爲。則天下之理幾乎息矣。應事接物。只是一箇情字爲累。若無情則無累矣。故曰聖人無情。

吾輩學問。賢包荒。韓魏公一生只是包荒。故能成得相業。吳遣二才士使蜀。武侯甚偉之。後二人伏誅。武侯云。此人只是黑白太分明。吾輩只以天地爲吾一心。何所不容。中間自然物各付物。今人才向學。便分黨相非。抑何見之小也。

元東陽鹿皮子謂秦而下說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未善。淳熙以來。講說尤與洙泗不類。嘗自謂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乃獲之牧豎之手。其言曰。神所知之謂智。知天下殊分之謂禮。知分之宜之謂義。知天地萬物一體之謂仁。禮復則和之謂樂。國家天下一枳也。枳一爾。而穰十焉。枳有十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也。發而視之。穰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等。刑賞予奪之殊。所謂禮也。視十爲十者。禮之異。視十爲一者。仁之同。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動之宜。所操者禮之柄耳。鹿皮子卻是獨到之學。

謝顯道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卻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出浹背。

明道卻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看明道讀史。又卻定行看過。不差一字。心甚不服。後來省悟。卻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此項意思。極難分別。此便是王霸之分。

古人恥其君不爲堯舜。恥其民不爲堯舜之民。必有是志。方做得光大事業。孔子謂管仲器小。管仲功非不高。爲其元無是志。故所就只如此耳。行義達道。古人多不如志。寧甘死蓬蒿而不悔者。謂何須要識得此義。

人莫不剛愎自信。剛愎自信。卽是自絕。誰敢語以至道。凡人有才氣而復虛己下問者。實大難得。

防身當若禦虜。一跌則全軍敗沒。愛身當若處子。一失則萬事瓦裂。涉世甚艱。畜德宜豫。布人以恩。而外揚之。則棄教人以善。而外揚之。則仇。

正德十六年。朝中諸君子諫南巡罰跪五日。燕山衞都指揮張雲托以黑帝語欲面朝廷云。南巡決有禍。文臣忠諫。不宜加罰。時權奸朱寧逮之。使不得前。遂刺胸以死諫。竟係之獄。論重辟。不協。有旨杖八十。邊方編管。杖畢。猶強步出東長安仆死。朝廷亦竟以南巡大行。如其所托云。於乎。今日權奸何在。張雲赫赫有生氣矣。

自古刺史鎭臣得自辟。其參軍記室。擇其賢者薦之於朝。然後大用之。此法最美。刺史據聲望以辟人。凡部下之賢者。鮮不就辟。故多得人。亦鄉舉里選之遺意也。後世科舉之制行。詞章之習盛。由是人才混肴。古意落盡矣。

君子貴通天下之志。疾惡太嚴則傷公明之體。舊習一處消百處消。即致曲一處得。百處可得。學道是意誠。意誠如救頭。豈以喧擾中止。

王雲五主編

讀書集成初編

讀書筆記及其他三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 林東塘 林懷民 章德宣）

徐壽